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

全球語境與台灣地方書寫(II) 研究成果報告(精簡版)

計畫類別：個別型
計畫編號：NSC 95-2411-H-004-053-
執行期間：95年08月01日至96年07月31日
執行單位：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

計畫主持人：范銘如

計畫參與人員：博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劉乃慈

處理方式：本計畫涉及專利或其他智慧財產權，2年後可公開查詢

中華民國 96年10月31日

化外之境：東部與離島的地方書寫

范銘如

九〇年代以迄鄉土意識高漲，學習方語、了解地方文化、推廣鄉土教學變成官方政策和民間活動的重點方針。台灣這塊土地成爲所有住民最大公約數，台灣人的範疇由以往的種族、文化或移民早晚開始朝向「屬地」定義。認同土地變成是衡量身分屬性的指標。二〇〇四年總統大選的競選戲碼中，連戰宋楚瑜主演的「親吻土地」、陳水扁呂秀蓮聯袂的「手護台灣」，都是轟動一時、叫好叫座的鄉土大戲。地方文化局對地方文學史料的整理出版與提倡不遺餘力，國家台灣文學館也在二〇〇三年委託印刻文學雜誌刊載一系列的作家原鄉報導，介紹重要台灣作家作品中台灣的都市鄉鎮所扮演的角色，也許是滋養作家成長創作的搖籃，也許是小說故事發生描繪的所在地，以彰顯出文學史上台灣地標的重要性。二〇〇六年文訊雜誌社也以「台灣作家的地理書寫與文學體驗」爲主題，舉辦兩岸三地青年文學論文研討會¹。

在七〇年代的鄉土文學裏當然不乏台灣鄉鎮市集的蹤跡，黃春明的宜蘭、王禎和的花蓮、李昂施叔青的鹿港、王拓的基隆、蕭麗紅的嘉義都是耳熟能詳的文學地景。這些地方風景風俗的描寫多半是爲了作家寫實主義需求上的考慮，而非刻意突出地方的能見度，他們筆下的鄉村樣貌較爲模糊、或是被當做全台灣村鎮的縮影，是隸屬於整體性的鄉土之下。近期的鄉土書寫卻是有意識地形塑區域特性、提高地方的位階，即使還不是與整體抗衡、至少也與其他區域相題較勁。許多小說以整本書籍的篇幅繪製特定縣市的區域景觀、風俗民情和文化沿革，加

¹參見二〇〇三年九月.~二〇〇五年八月《印刻文學生活誌》，受訪作家包括舞鶴、陳若曦、季季、李喬、宋澤萊、鄭清文、履疆、七等生、鍾鐵民、葉石濤、鍾肇政、黃春明、趙天儀、岩上、錦連、利玉芳、白萩、陳千武、吳晟、李魁賢、葉笛、杜潘芳格、林亨泰、巫永福等；文訊雜誌社編，《台灣作家的地理書寫與文學體驗》（台北：文訊雜誌社，二〇〇六）。

重地誌描寫的部分尤其是之前小說少見的表現模式。如上一節所述，各縣市文化局的大力提倡補助直接或間接地起了推波助瀾的效應。一般來說，參賽者常會以成年敘述者的視角，回憶童年時的鄉居生活，或是藉由返鄉探望祖父母等家族長輩溯源家族興衰、遷移跋涉的軌跡，梳理身分認同的脈絡。文本實際操演與官方意圖之間不無落差，寫手雖以某些當地的名產名勝或重大事件入題，主題意識則未必與地方性的建構契合。儘管地方書寫的結果未必符合建構地方性的目標，地域色彩或景觀篇幅的大幅增加則是普遍的現象。

近年來以一整本小說集繪製特定區域景致的代表小說，至少必須談論陳淑瑤書寫故鄉澎湖的《海事》、《地老》，廖鴻基、吳豐秋書寫花蓮的《山海小城》和《後山日先照》。吳鈞堯的《如果我在那裡》《崢嶸——金門歷史故事集：一九一一~一九四九年》以及由顏炳洳、陳欽進和劉洪順分撰的《風骨——金門歷史故事集：明、清及民國初年》。

廖鴻基的《山海小城》(2000)跟《地老》的基調雷同，只不過將場景從澎湖搬到花蓮。擅長以海洋為題材的散文作家廖鴻基首度將書寫座標移到陸地，用七個短篇小說呈現這個山海小城裏環境、政治、商業、居民（感情）生活等面向的總體景觀²。我認為〈傷口〉、〈秋冬〉兩篇具有連貫性的姐妹篇，是全書最核心的篇章，承續廖鴻基向來最關注的環保生態議題。〈傷口〉〈秋冬〉前一篇從議員助理的倒敘，敘述花蓮茵谷溪被政客開出「整治河川」的選舉支票下強制興建堤防，從此切斷花蓮居民生活上與溪流的連結。後一篇則全面地記錄茵谷溪河床如何從候鳥過冬棲息的生態區，逐年在人工整建中變形：先是多了兩座水泥堤防、再來是上下游各增建一座螞蟻橋、涼亭、彩繪、連年建築機具與工人雜嚷、塵灰不停地建設成為「親水公園」，最後引來父母帶小孩施放沖天炮，觀賞野鳥驚恐厲飛的壯觀景致。短短六年時間就永久地驚嚇走這些冬天的訪客。廖鴻基呼籲生態自然休養生息的重要性，小說最末一篇〈古井〉更借由一封父親對兒子的遺書，

²廖鴻基，《山海小城》(台北：望春風文化，2000)。

以井蛙的童話隱喻沉默的、陰暗的、落後的花蓮(人)自有它存在的步調和價值。

一樣致力於花蓮地誌書寫，但是企圖更加龐大的是吳豐秋的長篇小說《後山日先照》(1995)³。這部小說透過一個陳姓家族及親友群的遭遇，側寫日治終戰前後、二二八事件以迄五〇年代白色恐怖時期，花蓮當地族群歷史與文化的交合。每一個改朝換代的轉型期，陳家總會在因緣際會下救助或收容了外地人，包括日本和美國軍人，再加上陳老太太原本就結拜的泰雅族義弟一家以及後來認為乾女的一對外省姊妹，陳家可說是種族的大融爐。陳家院落外的小路上有一座草棚叫「奉茶亭」，棚內日日供奉路人免費的茶水，歡迎講任何語言、穿任何服裝的人到此歇息。陳老先生和老太太是小說裏花蓮精神的象徵，兩人各有一個「日出貝殼」與「日出人」的生活哲學。「日出貝殼」指的是被日出第一道光線照射到、再經過海水滋潤變化的斑斕貝殼，積善有福之人才能撿拾到它；「日出人」則是擁有日出東山、天然地理優勢的花蓮人的代名詞。「每天日頭把精氣光華先給了我們後山人，然後才懶懶的翻過山頭去照顧山前的人。」(130) 座享天地正氣，花蓮人亦理當效法太陽行健、日出而做的精神，奮發勤勉當個領先、有恆的人。

以美學形式或意識上的獨特性來說，《後山日先照》並算不特別。許多企圖描寫戰後台灣歷史的長篇小說都傾向從單一或幾個家族的悲歡離合為中心幅射出時局政治的動盪，即使控訴日本殖民者或國民黨政府的統治暴力也無一例外地強調人性光明面與(非統治)階層之間族群融合的感情。但是吳豐秋賦予花蓮的地方精神，使得《後山日先照》超越一般所謂的反應時代或普世價值的小說，而具有另一重區域特殊性。作者在文本敘述間，不僅有意地描繪花蓮的地理環境、山海市集，甚至交代了不同人種何時、為何「入山」，勾勒花蓮的開發史。他更翻轉一般認為花東是偏遠落後地區的印象，將所謂的「後山」稱謂轉化成為天然環境的優勢以及因之培養出的當地人文精神，進而讓書寫花蓮的系譜產生另一種正面積極的樣貌。地方意識的抬頭無疑是當代鄉土書寫的重要特質。

澎湖雖然是外島，從鄉土文學以來就有呂則之推出《海煙》《荒地》《憨神的秋天》

³吳豐秋，《後山日先照》(台北：躍昇文化，1995)。

共稱「菊島三部曲」，以及王湘琦的《無卵頭家》，⁴。陳淑瑤出版第一本小說集《海事》時，幾篇書寫澎湖的短篇特別出色，第二本小說《地老》更加聚焦於澎湖人文生態的景觀及警訊⁵。一成不變的陽光、海洋、公路以及有限的（越來越老化的）家戶，〈守夜〉裏的員警循著固定的路線與景色無聊地巡邏，最牽掛的只是捕蚊燈夠不夠力或是路上能拾獲多少隻青蛙，最後自己反而困在水井待援，百無聊賴的情節裏透露著澎湖人相對於台灣本島的地方身分的焦慮。離島上婚姻、就業市場侷限，人口老化等嚴重問題，當地年輕人大量外移流失，移入的青年人口——阿兵哥（〈像威尼斯湖的海〉）或特種行業女子（〈玉荷包〉）——都只是季節性過客。少數台灣媳婦嫁到澎湖但終身以台灣人自傲（沙舟），大多數娶不到老婆的澎湖男子都得靠仲介外籍新娘才能成家（〈吹灰〉）。老弱貧病的居民，形同被遺棄等死，如〈續集〉裡的老寡婦阿雀，賴著鄰居時斷時續的照應苟延維生。《地老》勾勒出的澎湖線條簡樸粗礪中點綴些許溫柔，昏沉困頓的鄉里生活細看下鋒稜處處；居民間不乏猜忌競爭的心事情境，生活起居中卻能捐棄嫌隙，在資源貧乏的邊陲地區裏濡沫互助關懷。

在客家文學與原住民文學的敘述下，鄉土的樣貌不再局限在平地與農村，丘陵、高山、森林與海洋大量出現在小說場景裏。生態文學從八〇年代發軔、九〇年代中期以後受到全球生態環境保護運動的帶動更加蓬勃⁶。在這些生態作品裏，鄉土不單只是台灣民族主義下的母土，亦是全球性環保運動中的一環。鄉土文學與國族打造運動不必然劃上等號，反而與地球村想像的關係緊密。

夏曼·藍波安以蘭嶼為背景《冷海情深》也開始展現了從抗議、認同焦慮，

⁴ 呂則之《海煙》（台北：自立晚報，1983）《荒地》（台北：自立晚報，1984）《憨神的秋天》（台北：草根，1983）；王湘琦，《無卵頭家》，（台北：聯合文學，1988）。此外尚有李秀，《井月澎湖》（台中：晨星，1996）。

⁵ 陳淑瑤，《海事》（台北：聯合文學，1999）；《地老》（台北：聯合文學，2004）。

⁶ 台灣的生態書寫一般認為發軔於八〇年代，以報導文學和自然書寫的散文為創作大宗。參見吳明益，《台灣自然寫作選》（台北：二魚，2003）。

跨越到重新肯定自我價值的書寫轉變⁷。小說集中的「我」熱愛海洋、熱中捕魚、堅持達悟族的傳統信念與生活方式，卻遭受到家人的不諒解、催促他到台灣求學、謀求或是安穩地在蘭嶼擔任教職。回歸族群文化反而讓他被視為是個問題人物。在每一篇短篇內，主人翁的矛盾痛苦不只來自於漢人/現代文化的強勢殖民，還有族人對於部落文化衰退的容許漠視，最大的慰藉只有那一大片遼闊深邃的海洋。夏曼·藍波安用了絕大的篇幅描寫，也的確說服感動了(異族)讀者，海洋之美以及原住民的智慧。單槍匹馬的漁人如何憑著獨木舟與簡單標槍捕捉到魚？汪洋中如何靠風向、水流或星空判斷方位？如何在海水潮流的動向、溫度、深淺、礁岩中划游射獵？如何與魚群浪潮共舞中感受大自然的力量和秩序？該捕什麼魚、何時該適可而止，原來都有祖傳令人玩味的學問與哲理。蘭嶼的周遭環境的優、美靜謐和自足，以及達悟族對於海洋的迷戀與尊崇，透過作家的敘述變得親切具體。促使我們反思主流文化對環境破壞的視而不見，並對在生活實踐中體現古老的海洋文化祭儀的達悟文明產生敬意。

金門文化局策畫《金門文學》叢刊和書寫金門歷史的短篇小說集《風骨——金門歷史故事集：明、清及民國初年》與《崢嶸——金門歷史故事集：一九一一~一九四九年》，立意以小說建構金門的曲折史，以及異於台灣本島的主體性與歷史詮釋權。《風骨——金門歷史故事集：明、清及民國初年》由顏炳洳、陳欽進和劉洪順三位分別撰述不同朝代的金門人物與傳說，《崢嶸——金門歷史故事集：一九一一~一九四九年》則由吳鈞堯獨立撰寫，小說大量援引縣誌且於每章回頭刻意條列金門大事紀，刻劃民國建立以迄古寧頭大戰間金門人的身不由己。此外，金門籍作家陳長慶亦獨立出版七冊的小說集，多數以當地風土文化為故事背景，描述戰地下居民百姓的心理反應和生活記憶。

⁷夏曼·藍波安，《冷海情深》（台北：聯合文學，1993）。